

古籍研究

GU JI YAN JIU

总第59卷

《古籍研究》编辑委员会 编

不遑狼錫	宸旨特令	進御臣久役廢書積憂傷目數四	校讎尚虞舛誤干計	宸展伏增惶越慶	十四日推誠保德	儀同三司行吏部尚書知亳州軍	州事管內河堤勸農使兼管句本	州駐泊軍馬公事開治溝洫河道	事上柱國九江郡開國公食邑捌
------	------	---------------	----------	---------	---------	---------------	---------------	---------------	---------------

本书受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资助指导

古籍研究

GU JI YAN JIU

总第59卷

《古籍研究》编辑委员会 编

不遺狼鋤	寒暑特令	進御臣久役廢書積憂易目數四	校讎尚虞舛誤干冒	宸展伏增惶越慶曆四	十四日推誠保德翊戴	儀同三司行吏部尚書知亳州軍	州事管內河堤勸農使兼管句本	州駐泊軍馬公事開治溝洫河道	事上柱國九江郡開國公食邑捌
				月二	開府				

安徽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籍研究. 总第 59 卷/《古籍研究》编辑委员会编. —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 2013. 7

ISBN 978-7-5664-0443-5

I. ①古… II. ①古… III. ①古籍—研究—中国 IV. ①G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54836 号

古籍研究 总第 59 卷

《古籍研究》编辑委员会 编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安徽大学出版社
(安徽省合肥市肥西路 3 号 邮编 230039)
www.bnupg.com.cn
www.ahupress.com.cn

印 刷: 合肥创新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203mm×280mm
印 张: 20.25
字 数: 401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5.00 元
ISBN 978-7-5664-0443-5

策划编辑: 卢 坡
责任编辑: 卢 坡
责任校对: 程中业

装帧设计: 李 军
美术编辑: 李 军
责任印制: 陈 如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 0551-65106311

外埠邮购电话: 0551-65107716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 0551-65106311

《古籍研究》编辑委员会

顾问 傅璇琮 邓绍基 安平秋 詹福瑞 严云绶
余恕诚 黄德宽

主编 鲍 恒

副主编(按姓氏笔画排序)

丁 放 方锡球 牛继清 诸伟奇 彭君华

特邀编委(按姓氏笔画排序)

陈大康(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张涌泉(浙江大学教授)

郭英德(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莫砺锋(南京大学教授)

黄天树(首都师范大学教授)

葛兆光(复旦大学教授)

傅 刚(北京大学教授)

编 委(按姓氏笔画排序)

丁 放 方锡球 牛继清 纪健生 汪祚民

陈道贵 赵应铎 胡传志 胡益民 徐在国

徐凌云 郭全芝 诸伟奇 彭君华 陶新民

鲍 恒

编辑部主任 魏世民

《古籍研究》主办单位

安徽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安徽省古籍整理出版办公室
淮北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安庆师范学院文学院
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

目 录

《绵绵》一诗的产生时代及先秦诗歌的流传与衍变·····	赵逵夫(1)
《颜氏家训》隐名人物汇考·····	杨晓斌(8)
韩愈注释过《荀子》吗——唐代杨倞《荀子注》中“韩侍郎”考·····	霍生玉(20)
《白莲集》版本考述·····	潘定武(26)
吕祖谦《书说》成书及其坊本考·····	陈良中(33)
方回著述考补正·····	赵 敏(43)
上图藏《名世文宗》版本考述——兼论《名世文宗》的形成过程·····	姜云鹏(50)
《劝施迂谈》的作者问题·····	周致元(56)
姚鼐掌教钟山书院新论·····	汪孔丰(59)
《桐城文学渊源考》作家缺名考补·····	汪祚民(69)
谭嗣同遗札三题·····	郭其智(85)
北京大学出版社版《春秋左传正义》标点献疑·····	李卫军(93)
《吕氏春秋》佚文辨正·····	王启才(102)
中华书局校点本《史记》献疑·····	芮文浩(109)
《后汉纪·孝献皇帝纪》校补·····	杨鉴生(119)
《魏书》点校再补·····	储泰松(125)
黄侃文集标点拾误·····	王 曦(133)
未见著录的明代曲家曲目五种·····	王 昊(140)
施闰章佚文佚诗新辑·····	章建文(146)
徽州诗文集叙录十一种·····	胡小珊(158)

姚范年谱简编	卢 坡(165)
《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唐五代卷)考补	方 胜(175)
舒城九里墩鼓座铭文校注	孙合肥(181)
楚月名释义——兼说《左传》的“荆尸”	刘 刚(188)
新蔡葛陵楚简“蓝郢”与“鄢郢”考——附论包山楚简中的“栽郢”	王恩田(193)
齐官考释三则	程 燕(196)
“登歌”考释	李 英(199)
战国楚系文字中合文运用特点探讨	张通海(210)
论“转注”未及本源 说“形声”失其真谛——读孙雍长先生《转注论》(增补本)	刘敬林(217)
试论子游与近出简帛之关系	张玖青 曹建国(231)
《韩非子》论“说”	郭全芝(238)
李、杜诗歌中“凤凰”意象之比较	何锋兵(248)
西昆派诗词互动关系初探	操瑞文(257)
论墓中出土宋版邵尧夫诗集二种的文献价值	胡迎建(267)
尚义、向善与求法——郑廷玉杂剧析论	吴淑钿(274)
“满架牙签销日月,半生心事许烟霞”——清初钱塘女诗人徐德音及其作品论析	赵厚均(282)
两淮盐政与《四库全书》的编纂	相宇剑(295)
陈宝琛与张佩纶——兼论清流四诗人的文学交往	张 煜(302)
《楚帛书诂林》读后记	刘信芳(310)
丰养其涵 创新其体——读刘尚恒先生新著《鲍廷博年谱》	周生杰(313)

《绵绵》一诗的产生时代及先秦诗歌的 流传与衍变

赵逵夫

《诗经》、《楚辞》之外先秦时诗歌传到今天的很少，主要是由于采诗制度的消亡，失去采集、记录、集中保存的机制，所以大量的作品随风而灭。另外，在口耳相传中被文人、史官等写在自己著作中或铭赞类文字中，不予标明，逐渐溶解在其他文献之中，成了某些辞令、诸子著作、史传作品中的一部分，也是原因之一。《尚书》、《逸周书》、《国语》、《左传》、《老子》、《庄子》、《荀子》等书中都有些句子整饬又很有意味的片断，其中有些应是溶入了当时流行的一些歌谣或古语、古谚。这些大都无法辨认，无法从散文文献中剥离出来，而只能成为我们认识先秦时代诗歌发展状况的参考。但有个别的也还有线索可寻，可以确定本是独立的古谣谚或诗歌作品。

《逸周书·和寤解》记武王告召公、毕公之语，其中说：

后降惠于民，民罔不格。惟风，行贿则无成事。^① 绵绵不绝，蔓蔓若何？豪末不掇，将成斧柯。

下接“王乃厉翼于尹氏八士，唯固允让”。“绵绵不绝”四句前后并无表示为引诗之语，但其中文字在形式上显然与上下文不一致，不但押韵，而且为严整的四言。由上下文看，这四句不是武王自己的话，而是引述当时人们熟知的诗歌说明关键在形成好的风气，行贿的做法不能成就大事的道理。朱右曾《逸周书集训校释》注：“绵绵，微细也。蔓蔓，蔓延也。锐毛为豪，纤绪为末。掇，拾趣也。柯，斧柄也。”其注极精到。

《战国策·魏策一·苏子为赵合从说魏王》载苏子说魏王辞中说：

《周书》曰：“绵绵不绝，漫漫奈何？豪毛不拔，将成斧柯。”

鲍彪本“漫漫”作“蔓蔓”，“奈何”作“若何”，与《逸周书》同。《战国策》也引此四句标明出于《周

^①前四句标点据刘师培《周书补注》之说。他说：“‘惟风’句绝，与上‘惟人’、‘惟敬’、‘惟事’同，冢‘降惠’言。”“则”原作“贿”，盖以形近涉上误，据丁宗洛《逸周书管笺》、俞樾《周书平议》及刘师培说改。王念孙《读书杂志》以为有缺文，孙诒让《周书斟补》以为“风”当读为“朋”，皆不取。

书》，则《逸周书》所载应该可信。

《史记·苏秦列传》中也录了苏秦的这篇说辞，“《周书》曰”以下为：

绵绵不绝，蔓蔓奈何？豪厘不伐，将用斧柯。

文字稍异。这些不同都是流传中造成，应该说也是正常的。因为战国之时一些有名的说辞、上书被习纵横之策者传抄，难免发生歧异。值得注意的是：《逸周书》、《战国策》等都只引此四句，可以看出这四句也是单独传播的，标注“《周书》曰”，只是指明其出处。就这四句的内容和主题来说，很有可能是针对某一件事而发的议论，也应是“言志”之作。其产生时代据《逸周书》应在周初。

相近文字又见于《六韬·守土》：

涓涓不塞，将为江河；荧荧不救，炎炎奈何？两叶不去，将用斧柯。

下面接着说：“是故人君必从事于富，不富无以为仁，不施无以合亲。”形式上与上面六句显然有别。又，这六句前面的文字是：

日中必彗，操刀必割，执斧必伐。日中不彗，是谓失时；操刀不割，失利之期；执斧不伐，贼人将来。

这九句中，后六句也押韵，但它是对前三句的解说，另外，从句式上说，虽为四言句，确是散文的结构方式，如“是谓失时”、“贼人将来”等。而且“涓涓不塞”以下六句从意思上说也同这九句无明显的因果关系。看来“涓涓不塞”以下六句本是独立成文的。《六韬》中的这六句的前四句与见于《逸周书》的四句的前两句意思相近，而文字不同，后两句与见于《逸周书》的后两句之文字也相近，应是同一首诗的不同传本。

晚出的《太公兵法》中引“黄帝语”六句，与《六韬》中文字完全一致。所谓“黄帝语”自然是附会言之，不足信。关于《太公兵法》，《四库全书总目·兵家类存目》云：

案：此书首列天阵、地阵、人阵之名，其说出于《六韬》，而风、云、日、星等占皆以七言诗句为歌诀，辞甚鄙俚。其伪托不待辨也。

《战国策·秦策一》记苏秦曾读《太公阴谋》之书，《汉书·艺文志·诸子略》“道家”有《太公》二百七十三篇，其中《谋》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沈钦韩《汉书疏证》云：“《谋》者，即《太公》之《阴谋》；《言》者，即《太公》之《金匮》，凡善言皆书诸金版；《兵》者，即《太公》之《兵法》。”其说是。我以为《六韬》即删并《太公》之书而成，后起《太公兵书》，则应为东汉以后形成。

今本贾谊《新书·审微》也有这首诗，作“语”，即古语所传。相关文字一段标点如下：

老聃曰：“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管仲曰：“备患于未形，上也。语曰：‘焰焰弗灭，炎炎奈何。萌芽不伐，且折斧柯。’智禁于微，次也。”事之适乱，如地形之惑人也，机渐而枉，俄而东西易面，人不自知也。

卢文弨抱经堂校定本《新书》校云：“案：‘备患于未形，上也；智禁于微，次也’，本相承接，中间忽横亘十六字，是后人以习闻之语妄增入之。”说甚是。引《管子》与《老子》语本皆短言精要，上下相俚，不会在“上也”之后有引述发挥，而于“次也”之后又无之，则“焰焰弗灭”以下四句为旁批文字阑入甚明。以为这句是管仲所说是错的（当然，《管子》中也没有这四句）。我们只是由此可以看出，这四句在汉代仍单独流传，只是在文字上稍有歧异。所谓“且折斧柯”，言其粗壮不易砍，会因之而折断斧柄，此较“将用斧柯”又进一步。

《孔子家语》卷三《观周》中一节文字记孔子所见《金人铭》，其中也有相近的文字：

孔子观周，遂入太祖后稷之庙，庙堂右阶之前，有金人焉，三缄其口，而铭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无多言，多言多败；无多事，多事多患。安乐必戒，无所行悔。勿谓何伤，其祸将长；勿谓何患，其祸将大，勿谓不闻，神将伺人。焰焰不灭，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终为江河。绵绵不绝，或成网罗；毫末不扎，将寻斧柯。诚能慎之，福之根也；曰是何伤，祸之门也。强梁者不得其死，好胜者必遇其敌。盗憎主人，民怨其上。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故下之；知众人之不可先也，故后之。温恭慎德，使人慕之，执雌持下，人莫逾之。人皆趋彼，我独守此；人皆惑之，我独不徙；内藏我智，不示人技。我虽尊高，人弗我害，谁能于此！江海虽左，长于百川，以其卑也。天道无亲，而能下人，戒之哉！”孔子既读斯文也，顾谓弟子曰：“小人识之，此言实而中，情而信。诗曰：‘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行身如此，岂以口过患哉？”^①

其中“焰焰不灭，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终为江河。绵绵不绝，或成网罗；毫末不扎，将寻斧柯”八句，前四句与《六韬》、《太公兵法》所载前四句大体相同，只是次序相反；后四句与《逸周书》和《战国策》、《史记》所引《周书》大体相同，后二句与《六韬》所录之末二句大体同，都是文字上稍

^①据清陈士珂辑《孔子家语疏证》，上海书店1987年影印本。关于《孔子家语》一书，过去很多学者指斥今本为伪书（见张心澂《伪书通考》），而1973年在河北定县八角廊出土竹简《儒家者言》，和1977年在安徽阜阳双古堆出土简中，都有些与今本《孔子家语》有关的内容。双古堆墓属西汉前期，八角廊墓当为西汉后期。陈士珂的《疏证》证明《孔子家语》与《荀子》、《韩诗外传》、《礼记》、《大戴礼》、《说苑》相出入，以上竹简的出土更证明今本并非伪书。据李学勤先生研究，《孔子家语》同《孔丛子》很可能陆续成于西汉的孔安国、东汉的孔僖、孔季彦、孔猛等孔氏学者之手，有着很长的编纂、改动、增补的过程。那么，其中有的材料会产生很早。参李学勤《竹简〈家语〉与孔氏家学》、《八角廊汉简儒家小议》。

有歧异。

《孔子家语》中这一段文字也被《说苑·敬慎》所收入,开头作“孔子之周,观于太庙,右陛之前”,其他文字也有小异,总体看,《孔子家语》所据文献较《说苑》为早。那八句韵语中,前四句的“焰焰”作“荧荧”,“若何”作“奈何”,“终为”作“将成”;后四句的“或成”作“将成”,“毫末不扎”作“青青不伐”。其他同《孔子家语》。

由以上论述可知,《绵绵》这首诗被西汉以前七种文献所载录(不包括《太公兵法》)。因为有的是整体或部分地与其他文字组合在一起,所以形成较复杂的状况。究竟它产生在什么时间,也成了一个问题。

黄方刚先生 1930 年发表的《老子年代之考证》以为《老子》“七十九章之‘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句义本《金人铭》‘天道无亲,而后下人’句”,并引《国策》卷二十二引《周书》“绵绵不绝”等四句、《太公兵法》引黄帝语“涓涓不塞”以下六句、《金人铭》“焰焰不灭”以下八句,说道:

三处文虽略异而义则相似,语气亦一,可信其出一源,不能谓其于同时异地假造而成也。又《老子》既曾引《金人铭》句,又指其为古成语,则《金人铭》之非假可知。^①

黄方刚先生这篇论文认为《老子》当在战国之前的观点是正确的。但论“绵绵不绝”四句同《金人铭》的关系未注意到《逸周书》与《六韬》、《新书》、《史记》引用的情况,其结论欠确切。《金人铭》中相关韵文有八句,《周书》中的只有四句,《太公兵法》及比《太公兵法》更早的《六韬》中的只有六句,句子顺序也不完全相同。所以,就《金人铭》其中之一部分分别与《周书》或《六韬》同源,自有可能,但未必《金人铭》中文字整体上有一个来源,《周书》与《六韬》所引也是这个来源,更难说诸书所引都来自《金人铭》。

大半个世纪之后,郑良树先生有《〈金人铭〉与〈老子〉》一文,对这个问题专门做了探讨。郑先生并将《大戴礼》卷六《武王践祚》引《席铭》、《楹铭》中文字与《金人铭》中有关文字作对比(这几段同《周书》中四句无关),提出三种可能:

第一,先有《金人铭》,而后其他各篇皆据而引之;

第二,无论《金人铭》或其他四篇,都另有源头,分别有更早的出处;

第三,《席》等四篇分别先出,而后《金人铭》采纳综合成文。

郑良树先生与黄方刚先生都不认为《金人铭》是伪造的,即否定了第三种可能。但即使这样,也不能排除《金人铭》吸纳了见于《周书》等的几段或一段文字而成,不能说其他几处所载都来自《金人铭》。并无什么证据可以说明《周书》所载“绵绵不绝”四句非周初之作。所以,其他

^①黄方刚《老子年代之考证》,原刊民国十九年七月出版之《哲学评论》第二卷第三册,收入《古史辨》第四册,引文见第 368 页。

几组文字不论,见于《逸周书》又被《战国策》所引的这一组文字,也即《金人铭》中八句的后四句,应是一首产生时代很早的完整的诗。关于这一点,除上面所讲之外,还有四条理由:

一、这四句都是从植物的生长方面为喻,说明事情在萌芽状态之时不消除,将来会难以解决。意思一贯,形成一个完整的意象。

二、《逸周书》所引传本中几个联绵词的意思在后代不是很明显,难于理解,因而《六韬》、《战国策》、《史记》、《新书》、《孔子家语》、《说苑》所引述有的被置换为意思较明了之词。《绵绵》中的“绵绵”和“蔓蔓”都是联绵词,到后来意思难于把握,故《六韬》中用另外的两组比喻共四句来代替之,《新书》中则用其中一组比喻代替之。其实,如朱右曾所注,“绵绵”是细微之义。《淮南子·缪称训》:“福之萌也绵绵,祸之生也分分。福祸之始萌微,故民嫚之。”王念孙《读书杂志·淮南子》云:“分分当为介介,字之误也。介介,微也。绵绵、介介,皆微也,故曰‘福祸之始萌微’。”《素问·脉要精微论》:“绵绵其去,如弦绝死。”王冰注:“绵绵,言微微,似有而不甚应手也。”如理解为“连绵不断”之义则误。“蔓蔓”为蔓延之义。在这里两义相反,与“嫚”字之义(延长)相通,故《战国策》引作“嫚嫚”。“不绝”的“绝”用为动词,指斩断。“豪末”在《六韬》中被换作“两叶”,在《金人铭》中被换作“青青”。

“蔓蔓若何?”言蔓延得很长怎么办?“若何”即“如何”,怎么办。言到各处蔓延,就没有办法了。这是古人由除农田杂草得出来的经验。几处词语置换都是意思越来越接近于今日的表述,正反映出它流传的不同进程。

三、从其中一些异文看,《金人铭》与《战国策》所引这四句都是由《逸周书》中所载文字演变而来。“豪末不掇,将成斧柯”,言小时候不除掉,会长得如斧柄一样粗,一样坚硬。“蔓蔓”、“嫚嫚”之义后人一般不太理解,易与“绵绵”相混淆,故改“蔓蔓若何”为“或成网罗”、“将成网罗”。“豪”为古“毫”字。“毫”字不见于《说文》而见于《尔雅》,“豪”字见于《说文》。《商君书·弱民》:“今离娄见秋豪之末,而不能以明目易人。”《礼记·经解》:“差若豪厘,谬以千里。”这两个成语今作“秋毫之末”、“差以毫厘,谬以千里”。《墨子·天志中》:“今夫天兼天下而爱之,撝遂万物以利之,若豪之末,非天之所为也。”“豪”,吴抄本作“毫”。《资治通鉴·晋纪三十八》“若一豪不尽”胡三省注:“豪,古毫字。”掇,在此为采、拾的意思。此义产生较早。《诗经·芣苢》:“薄言掇之。”“掇”与“采”、“捋”等词互换而用,则为采、摘之义甚明。后来此字则多用为拾、捡之义。故《战国策》所载改为“拔”。《六韬》所载改为“去”,其实都是对“掇”字的一种阐释。《六韬》作“两叶不去,将用斧柯”。《金人铭》作“青青不伐,将寻斧柯”,意思是青叶之时不砍伐,长大之后得用斧子砍才成。但按这个意思,作“斧斨”或“斧斤”才对,如《诗经·七月》:“取彼斧斨,以伐远扬。”斨斨可泛指各种斧子。又《孟子·梁惠王上》:“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不能

说成“斧柯”，斧柯即斧柄（斧把），是不能砍东西的。古代言斧类也没有称作斧柯的。《六韬》、《金人铭》其误同。

四、谚语一般是两句说明一个道理，其四句以上者，往往是多条谚语的组合，意思重复，相互为并列关系，而此为四句说明一个道理。此四句以植物为喻，意思一贯，《金人铭》中在其前又加四句，为两组：前两句以火为喻，后两句以水为喻，这两组取喻并不一贯，意思重复，同时又同“蔓蔓”四句也重复，可以看出由之敷衍生成的情况。

五、谚语句式不一定齐整，也多不押韵，此则严整的四言句，又押韵。同时，以草木为喻，又用夸张手法，歌谣的特征较为突出。所以说，从其说理的方面带有谚语、格言的特征，而从形式上说更接近于诗歌。

看来《金人铭》中相关的四句，是由《周书》而来。

另外，《说苑》中很多词语显示，其所据之本较《孔子家语》为迟，如改“焰焰”为“荧荧”，改“毫末”为“青青”，改“不扎”为“不伐”等（其他部分例子尚多）。郑良树先生以为《孔子家语》据《说苑》收入之，亦误。当然，《孔子家语》又在《战国策》和《史记》之后，由其改“蔓蔓若何”为“或成网罗”、改“豪末”为“毫末”即可以看出。

这样，这一公案从黄方刚先生在剑桥大学撰写《老子年代之考证》，到郑良树先生十多年前在香港中文大学撰写《〈金人铭〉与〈老子〉》，再至今日，经过八十多年，也便得以理清。如黄方刚、郑良树二位先生所论，《金人铭》并非伪造。我的结论是：其中的一些片段，有更早的来源；《逸周书》中载“绵绵不绝”四句，在没有更充分的证据以前，尚不能否定为周初之诗。

由《绵绵》这首诗传播的情形看，先秦时诗歌即使得以保留下来，流传中也会出现下面几种情况：

一、并未被标明为“诗”或“歌”或“谣”，有的只作“曰”或“语曰”或“闻之曰”之类，甚至同前后散文连为一体。这当中最突出的例子是《尚书·汤誓》的“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一首。《尚书》中明确地说：夏王耗尽民力，剥削各地民众，民众怠慢而不再听他的话，其证明便是举了这两句。这显然是夏国民间所传歌谣中的二句，这是我国古代诗歌可信的产生时代最早的诗歌之一。只是因为没有“诗曰”、“谣曰”之类，以往各家都未收入。

二、以后代流行的词语将其中罕用之词或意思已不易理解之词语加以置换。如“蔓蔓若何”被改成“漫漫奈何”，又被改成“将成网罗”；“豪末”被换为“毫毛”，又被换为“青青”，又被换为“两叶”；“将成斧柯”被改成“将寻斧柯”、“将用斧柯”等。

三、有可能被拆开来与其他诗歌或谣谚之类重组。如《绵绵》在《金人铭》中此段内容前面加了四句四言格言或谚语，《六韬》中又在《金人铭》集合文本的基础上删其二句，与《金人铭》后

增的四句相连。

所以,我们在先秦佚诗(这里指《诗经》、《楚辞》之外的诗歌,与前人以“佚诗”专指《诗经》时代未收入《诗经》中作品者不同)的判别上,要充分地考虑到当时的传播特点:它完全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当时的人也没有著作权的观念,同时文本观念也不强,对原文一些难懂词语的替换同后代对它加注的目的是一样的。我们过去只从一些词语产生的迟早来断定某篇作品不早于什么时间,从而否定文献的记载,不是联系其他各个方面综合加以考察,处理上有些简单化;在确定其传播顺序时不从词语替换的规律上确定先后,而只从一般的形式上考虑,也未能抓住关键的因素,这些都难免会造成错案、错判。

(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颜氏家训》隐名人物汇考^{*}

杨晓斌

颜之推(531~594?),字介,琅邪临沂(今山东临沂市)人。出生于江陵,在梁代历任湘东王萧绎国常侍、加镇西墨曹参军、散骑常侍,在北齐历任奉朝请、通直散骑常侍、黄门侍郎等职,卒于隋开皇中。颜之推是一位学者型的文人,在文学、史学、训诂学、音韵学等方面颇有造诣。其《颜氏家训》是集大成的著作,历来颇受重视。

《颜氏家训》中载有隐名人物故事二十五处,其中《教子》篇二处,《治家》篇三处,《风操》篇四处,《勉学》篇七处,《文章》篇一处,《名实》篇三处,《省事》篇二处,《归心》篇二处,《音辞》篇一处。兹按顺序列举汇考如下:

1.《教子》篇:

梁元帝时,有一学士,聪敏有才,为父所宠,失于教义:一言之是,遍于行路,终年誉之;一行之非,掩藏文饰,冀其自改。年登婚宦,暴慢日滋,竟以言语不择,为周逖抽肠衅鼓云。^①

梁元帝时期被“周逖抽肠衅鼓”的学士无考。卢文弨《颜氏家训注》曰:“周逖无考,唯《陈书》有《周迪传》,梁元帝授迪持节通直散骑常侍、壮武将军、高州刺史,封临汝县侯。始与周敷相结,后给敷害之。其人强暴无信义,宜有斯事。但未知此学士何人耳。”^②该“周逖”盖《陈书》所载梁元帝时的临汝县侯周迪。

2.《教子》篇:

齐朝有一士大夫,尝谓吾曰:“我有一儿,年已十七,颇晓书疏,教其鲜卑语及弹琵琶

^{*} 本文为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20080430519)、西北师范大学“青年教师科研能力提升计划”骨干项目(SKQNGG11002)的阶段性成果。

^① (北齐)颜之推撰,王利器集解:《颜氏家训集解》(增补本),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3页。下文所引《颜氏家训》均据此版本。

^② (清)赵曦明注,(清)卢文弨校补:《颜氏家训》,民国十二年夏五月北京直隶书局影印清卢氏刊《抱经堂丛书》本。以下版本同。

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无不宠爱，亦要事也。”吾时俯而不答。异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业，自致卿相，亦不愿汝曹为之。^①

北齐的建国者高欢、高洋父子是鲜卑化的汉人，他们重用鲜卑人，并大力提倡鲜卑语、鲜卑文化艺术，吹笛、弹琵琶为其民族艺术。因此，讲鲜卑语、会弹琵琶不仅成为社会风尚，而且成为升官发财的快捷方式。《教子》篇中所载这位士大夫可能就是曹僧奴，其子曹妙达。《北史》卷九二《恩幸传》：“武平时有胡小儿，俱是康阿驮、穆叔儿等富家子弟，简选黠慧者数十人以为左右，恩眄出处，殆与阉官相埒。亦有至开府仪同者。其曹僧奴、僧奴子妙达，以能弹胡琵琶，甚被宠遇，俱开府封王。”^②曹妙达因通鲜卑语，会弹琵琶而封王，《隋书》卷一四《音乐志》也有记载：“杂乐有西凉鞞舞、清乐、龟兹等。然吹笛、弹琵琶、五弦及歌舞之伎，自文襄以来，皆所爱好。至河清以后，传习尤盛。（齐）后主唯赏胡戎乐，耽爱无已。于是繁手淫声，争新哀怨。故曹妙达、安未弱、安马驹之徒，至有封王开府者，遂服簪纓而为伶人之事。”^③《旧唐书》卷二九《音乐志》：“后魏有曹婆罗门，受龟兹琵琶于商人，世传其业，至孙妙达，尤为北齐高洋所重，常自击胡鼓以和之。”^④

3.《治家》篇：

梁孝元世，有中书舍人，治家失度，而过严刻，妻妾遂共货刺客，伺醉而杀之。^⑤

晋初于中书省置舍人，梁陈之时，委任颇重，专掌起草诏诰和呈奏之事，参与机密，实同宰相。《隋书》卷二六《百官志》：“中书省置监、令各一人，掌出内帝命。侍郎四人，功高者一人，主省内事。又有通事舍人、主事令史等员，及置令史，以承其事。通事舍人，旧入直合内。梁用人殊重，简以才能，不限资地，多以他官兼领。其后除通事，直曰中书舍人。”^⑥

4.《治家》篇：

邺下有一领军，贪积已甚，家童八百，誓满一千；朝夕每人肴膳，以十五钱为率，遇有客旅，更无以兼。后坐事伏法，籍其家产，麻鞋一屋，弊衣数库，其余财宝，不可胜言。^⑦

邺下，即邺城，北齐建都于此，在今河北临漳县境。六朝人习惯称建都之地为某下，如洛下、吴

①《颜氏家训集解》，第21页。

②（唐）李延寿：《北史》卷九二《恩幸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3055页。

③（唐）魏征等：《隋书》卷一四《音乐志》，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331页。

④（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二九《音乐志》，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069页。

⑤《颜氏家训集解》，第44页。

⑥《隋书》卷二六《百官志》，第723页。

⑦《颜氏家训集解》，第45页。

下、邳下。领军一职，汉末曹操置，为相府属官。建安十二年(207)，改为中领军，领禁兵。魏置领军将军，统五校、中垒、武卫三营。晋省，以中军将军任其职。西晋末，重置领军。东晋一度改为北军中候，旋复原名。南朝宋以领军将军统内军。齐、梁、陈都有领军将军、中领军。梁领军将军号为禁司，统天下兵要。北魏或设领军将军，或设中领军。北齐有领军府，领军将军、中领军掌禁卫宫掖。

此谓“领军”盖为北齐时库狄伏连。《北齐书》卷二〇《慕容俨传》：“代人库狄伏连，字仲山……天保初，仪同三司。四年，除郑州刺史，寻加开府。伏连质朴，勤于公事，直卫宫阙，晓夕不离，帝所以此见知。鄙吝愚狠，无治民政术。及居州任，专事聚敛。性又严酷，不识士流……伏连家口有百数，盛夏之日，料以仓米二升，不给盐菜，常有饥色。冬至之日，亲表称贺，其妻为设豆饼，伏连问此豆何得，妻对于食马豆中分减充用，伏连大怒。典马、掌食之人并加杖罚。积年赐物，藏在别库，遣侍婢一人专掌管钥。每入库检阅，必语妻子云：‘此是官物，不得辄用。’至是簿录，并归天府。”^①《北史》卷五三《慕容俨传》附《库狄伏连传》记载同。

5.《治家》篇：

南阳有人，为生奥博，性殊俭吝，冬至后女婿谒之，乃设一铜瓯酒，数禽獐肉；婿恨其单率，一举尽之。主人愕然，俯仰命益，如此者再；退而责其女曰：“某郎好酒，故汝常贫。”及其死后，诸子争财，兄遂杀弟。^②

南阳，即《隋书·地理志》所载豫州之南阳郡。卢文弨注：“奥博，言幽隐而广博也。”^③指经营的财富隐秘而丰富。

6.《风操》篇：

近在扬都，有一士人讳审，而与沈氏交结周厚，沈与其书，名而不姓，此非人情也。^④

扬都指建业，即今江苏南京市。《终制》篇：“先君先夫人皆未还建业旧山，旅葬江陵东郭。承圣末，已启求扬都，欲营迁厝，蒙诏赐银百两，已于扬州小郊北地烧砖，便值本朝沦没，流离如此，数十年间，绝于还望……且扬都污毁，无复孑遗；还彼下湿，未为得计。”此处以建业与扬都并言，扬都即指建业。《北齐书》卷四五《颜之推传》载《观我生赋》自注：“靖侯以下七世，坟墓皆在

①(唐)李百药：《北齐书》卷二〇《慕容俨传》，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283页。

②《颜氏家训集解》，第45～46页。

③(清)赵曦明注，(清)卢文弨校补：《颜氏家训》。

④《颜氏家训集解》，第64页。